



爱情药方

方舟舟·著

她和他

犹如药性相

入了同一剂药

开始的那一刻毒性发作


寻觅解药期待良方

.....

在
爱
情

一个中药世家的孽债轮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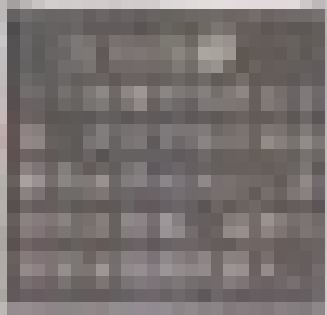
一个着魔女子的爱情蛊惑

方舟舟 

一个跳槽的电视台主播，用文字细刀刻画都市女子的内心，备受粉丝拥戴，被誉为30岁女性的代言人。

一个祖传美容养颜秘方，引发了怎样的争夺贪欲？
一个拥有神奇医术的女子，能否为自己开出一剂拯救爱情的药方？
两个男人、三个女人、四个家庭隐藏着怎样的爱恨情仇？
一本关于中药茶料理的生动手册

终于你找到一个方式分出了胜负 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 外表健康的你心里伤痕无数 顽强的我是这场战役的俘虏 就这样被你征服 切断了所有退路 就这样被你征服 喝下你藏好的毒



博尚 (Bo Shang) is a brand name, likely associated with the garment shown in the image above. The text is in Chinese characters and is arranged in a vertical column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white garment.

I247.5
3430



爱情药方

AIQINGYAOFANG
方舟舟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爱情药方 / 方舟舟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7-219-06620-1

I. 爱… II. 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 077393 号

监 制 江 淳 彭庆国
项目策划 白竹林
责任编辑 白竹林
责任校对 周月华 林晓明 唐柳娜
版式设计 梁殊荫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990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9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6620-1/I · 1179
定 价 24.5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最初写下《爱情药方》这部小说，是因为对中药的痴迷，我喜欢中药，喜欢它的味道，喜欢它干燥的身体，喜欢它纯净的灵魂，喜欢它厚重的文化和神秘。中药和爱情，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却是有无数枝枝蔓蔓的牵扯，爱情就如生病，谁人不试图寻找过爱情的药方，希望拥有了它能百战百胜、所向披靡？

一直认为爱情实际上是最没有说服力、最牵强的一个词。它是什么？谁又曾与它相遇？就算你以为已拥爱情入怀，转瞬它也许就变异为亲情，更甚者成为仇恨。在爱情面前我们都无力抗争，犹如置身于喧嚣的人群淹没了自己的声音。

白果保存着爱情药方，她希望用始终如一的年轻面容去留住爱的那个人，却没想到，那爱情已如手指的流水，你一握手，它就从每个指缝悄然流去。爱情犹如呼啸而至的火车将白果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她以为那是因为对方有更神秘的爱情药方，她忘了在时间的长河里，在岁月的激流中，她的爱已身不由己，一直在前行。

主动或被动，放弃或遗忘，想起年少时那些羞涩的花开，明朗的笑容，以及青裸般的心事，我多想让白果明白：时间才是爱情的药方，爱是因为往事，不爱是因为过去。

《喝下午茶的女人》是这部小说最初的名字，想必很多读者对这个名字会更熟悉一些。因为这部小说我足足写了两年，追看的读者也足足等了两年，在小说出版之际先对你们说声抱歉。

别人的两年也许做了很多事，我的两年只为了一部剧本，而到现在这部电视剧也没有拍摄。好像泰戈尔的《飞鸟集》：天空不留我的痕迹，但我已飞过。

有些事情就是这样，付出了并不一定就有收获。幸好我把这部小说完成了，给了自己也给了读者一个交代。

因为这件事更觉得除了把握现在别无选择，尽心努力去做的时候，一定要有坦然的心态对待一切要发生的事情和问题，这样每一天都会感觉到希望在心里蓬勃生长。

汪国真有句诗说得很好：我原想撷取一片红叶，你却给了我整个枫林。

如果这样，心当如止水明镜。

今年是离开家乡到青岛的第七年，可我还是未能融入这里，无论是栈桥还是海水浴场，无论是海滨大道还是樱花树下，我都留下了影子，却只是留下影子而已，我的心漂浮在半空。可当我回到家乡，又会觉得家乡是我的异乡，这里没有属于我的房子，没有我那张熟悉的书桌。我成了没有家乡没有异乡的人，流浪在两个不同的城市始终找不到归宿。

写作是个痛苦的过程，一如流浪。许许多多的时候感觉心是空的，像在空中浮动的羽毛没有踏实的感觉，内心的彷徨和焦虑无法向朋友谈起。一个人的思想像在跳舞，这些跳跃的文字经常在我独处的时候跳出来袭动心怀，我把它们记录下来，呈现出来，像解剖开自己，只有这样的時候我才是幸福的，才感觉自己是真实在生活着的。

世间有太多美好的事物，对没有拥有的美好，我们一直在苦苦地向往与追求，为了获得，而忙忙碌碌，其实自己真正所需要的，往往要在经历许多年后才会明白，甚至穷尽一生也不知所终，而对已经拥有的美好，我们又因为常常得而复失的经历，而存在一份忐忑与担心。

不过，我始终选择写下去，无论成功、失败，在行走总有希望，像心灵开出明亮的窗户。记得十八岁读过席慕容的一首诗：生命原是要不断地受伤和不断地复原，世界仍然是一个，在温柔地等待着我成熟的果因。

年轻时不懂其中的含义，如今才恍悟那些成长就如同生命的秋天有风吹过，树木葱郁枝头繁华。

2009年8月于青岛

引子



江白果记忆里出现最多的场景是外婆戴着老花镜在阳光下翻外公留下的已经发黄的中药方子，外婆说得最多的话就是：“他倒是人退了，留下我独活。”

妈妈说外婆是在想念外公。

外公是江春城里最有名的老中医，留下的药方够他的子孙吃一辈子。

江白果从小和外婆一起看药方，知道人退、独活都是中药名，还有自己的名字白果，妈妈的字藜芦，爸爸的字细辛，都是中药名。

妈妈和外婆的感情不和，不知道因为什么，在爸爸面前非常温柔的妈妈对外婆总是摔脸子，动不动就扯着嗓门说话，动不动就摔东西。爸爸在家是最安静的，他除了睡觉偶尔打呼噜外，江白果几乎就没听他在家发出过声音。不过江细辛在外面那可是很有名气的，自从江白果外公死后，他就成了江春城最有名气的中医。每天穿溜光的黑皮鞋，梳溜光的头发，穿江藜芦洗得雪白的白大褂去门诊。

江家有一个很大很古朴的院子，院子外挂了江氏中医的牌子，每天很早就有人在院子门前排队。每月的农历初一，是外公设定的救济日，凡是没钱看病的人，不但免费把脉开药方，还免费送三剂药。逢那一天江春的男女老少都动动了，有病没病的都愿意让江大夫瞧瞧，没病的落个心安，有病的不花钱就能治好，得好处的事谁不上杆子？于是院里院外挤满了人，热闹得不像来看病倒像来赶集的。

江春城的人不都姓江，也有例外，比如住在城东的就是孙姓人。听外婆讲

他们的祖上是挑货郎，来到了这里被一个姑娘相中，入赘后就不走了。没想到他们家的老人死后，这挑货郎就把两个儿子中的一个改为了他的孙姓。孙姓儿子娶妻生了两个姓孙的孙子，孙子又娶妻生了更多姓孙的，于是孙姓在江春也就繁衍开了。

有一个叫孙锦明的孙姓人和江家大院的江白果年纪差不多大，常在初一这天来到江家。

孙家虽然在江春城扎根了，但是拥有的田地都很贫瘠，因此从祖辈开始就很穷，到他们这代也好不到哪去。孙锦明很小的时候就常和爷爷到江氏中医来讨药方。

有一次江白果在门口玩石子，被路过的一条大黄狗吓哭了，正好孙锦明和他爷爷来讨药方，孙锦明用石头赶走了大黄狗，江白果给了孙锦明一块糖，于是两人成了好朋友。

孙锦明对江白果的好让江白果很受用，她没有兄弟姐妹，在这之前除了和外婆看看药方或帮母亲研药外，她一般是自己和自己玩，现在猛地多了一个小伙伴，对她又很“敬畏”，她在孙锦明身上把小女孩折腾人的本事发挥到极致，而不管江白果怎么对他，孙锦明只会憨憨地笑。

用“敬畏”来形容孙锦明对江白果的态度一点不过分。在孙锦明住的东城有很多和江白果一般大的女孩，不过江白果和她们是不一样的，她们总是顶着一头乱糟糟的头发，拖着长长的鼻涕，脚上穿露出脚趾的胶鞋。而江白果穿白色花底的裙子，脸很白很干净，脚上穿红色的小皮鞋，梳两根整齐的齐腰辫子，辫子上总是飞着不同颜色的蝴蝶。孙锦明最喜欢江白果那对紫色的蝴蝶结，那紫色一如他心中的江白果，明亮、纯净，又如春天的紫云英娇嫩、狂野。

十岁的孙锦明怀着畏惧与渴望的心情与六岁的江白果在看病的人群中寻找着童年的乐趣。一只蝴蝶、一片落叶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的玩具，或者什么都没有，两人就静静地坐在院子门口玩沙子、扮家家。扮家家少不了你当孩子他妈我当孩子他爸的游戏，江白果和孙锦明也不例外。江白果的娃娃很多，她常常变换着她的孩子，也变换着孩子的数量，只是决不变换孩子的爸爸，不管别的男孩怎么讨好江白果，江白果也不和他们玩扮家家。江白果还规定孙锦明不能让别的女孩当孩子他妈。孙锦明不敢不答应，对于江白果说的每句话，孙锦明

都是当圣旨一般坚决照做，虽然他已经过了爱玩扮家家的年纪。

外婆在江白果九岁的时候死了，那时是夏天，外婆边给刚洗好澡的江白果梳头边说：“囡囡生得好看，就是耳垂太薄，怕是没有福呀。”江藜芦在旁边听到了不高兴，说：“妈，您胡说什么呢？什么耳垂薄没福气，我耳垂厚吧，就命好了？”

江藜芦和江细辛在屋里憋气了，他已经半年没上她的床，她心里的火早就噌噌往上蹿，以往的怨恨一股脑涌上来。

“你怎么命不好了？不是我当初要下了你，你能有今天？要不是我收养了细辛，你嫁谁去呀？你这个白眼狼！”外婆气得双手颤抖，好不容易给江白果梳好的头发又散了。

“你不要我才好，如果你不要我，我十二岁时也不会……”江藜芦哽咽起来，接着说，“如果不是有那事，我想嫁谁就嫁谁，也不用整日看人脸色。”江藜芦说完，一摔门出去了。

外婆叹了口气，放下梳子，任由江白果长如瀑布的头发散落下来。

那天晚上外婆拉着江白果说了很多话，说外公当年的帅气，说外公给爸爸妈妈取的名字，外婆还说等她死了，妈妈和爸爸不知道会怎样闹。

“我是想守着他们等你长大呀，可外婆守不住了，都怪你外公给你爸爸妈妈取的名字，藜芦和细辛这两味药是相反的，硬是凑在一起不毒死别人也会毒死自己呀。”

外婆说完那些话的当天晚上就在躺椅上睡着了，再也没有醒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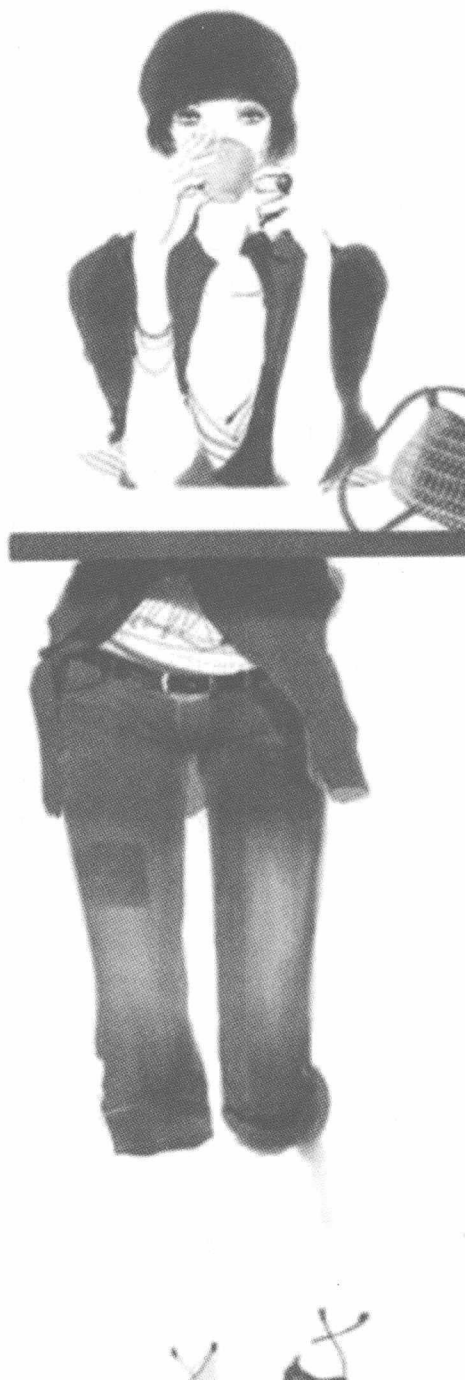




第一章

爱情不过是一种病。

——莎士比亚





天气不错，阳光洒在紫色的床单上，全没有晚上在灯光下的清冷，有的只是明媚。江白果在床上伸了一个懒腰。

下面茶吧里传来服务员打扫卫生的声音，还有袅袅茶香。这样醒来的早晨真是开心的早晨。江白果迅速起床、穿衣、洗漱，下楼吩咐店员去买了几样中药材，然后躲进操作间调制这些中药茶。

茶吧已经开了三年，主要经营各类减肥、祛斑、美白中药茶。江白果每天的工作就是用中药配制这些中药茶，既要有一定效果，又要有茶的香味，还不能太苦。这是有些麻烦，可这麻烦不了中医世家出身的江白果，她收集了所有民间的美容药方，并加以改进，让这些中药茶不但发挥了中药的作用，还融入了花草的清香，最主要的是入口苦中带甘，回味无穷，使得爱美女士非常喜欢，生意非常好。

小店的名字就叫“下午茶吧”，是江白果、刘海燕、李夏三人出资创办的，确切地说，是刘海燕和李夏出钱，江白果出技术。因为这个“下午茶吧”，江白果才得以在海北这个城市落脚。

江白果常常回忆和刘海燕、李夏的相遇。生活往往是由无数个偶然加机遇



组成的。

三年前，她从江春来到海北，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每天都挤在妹妹江蕊的宿舍。半年时间，妹妹宿舍里的同学对她从假装热情到摔摔打打，江白果都装作没看见。江蕊倒是无忧无虑，她现在就读的海北大学是她一直向往的大学，英语专业也是她立志要学的，闲适的大学生活冲淡了生活上的贫穷带来的烦忧，何况还有姐姐呢，姐姐会帮她摆平一切。她每天只顾着认真上课，开心和同学打闹。看着妹妹灿烂的笑容，江白果心里很着急，身上的钱越来越少，马上就到寒假了，她们将在这个北方城市没有栖身之所。

那天妹妹去上课了，她出了校门去打零工。她现在只能这样，到一些餐厅去洗洗碗，端盘子，或去医院做护工，或给人做小时工。而这样的零工也是不容易找的。幸好江白果长得清秀干净，又年轻文气，倒也让雇主喜欢，只要有活就找她。

江白果今天去的是一高尚小区。昨天一个相识的张阿姨给她打电话，让她来看护一个老人。每天做两顿饭，一天给三十块钱。这可是个高价格，江白果自然高兴极了。如果做的时间长，手上就能攒点钱，也就可以和妹妹租一间很小的房间过冬了。

江白果远远就看见张阿姨等在小区门口，忙迎上去。

雇主住在三楼，房子上下两层，很大，装修得很豪华，但是凌乱不堪。需要照顾的是一名五十多岁的妇人。她其实没多大毛病，就是经常潮热、出汗、失眠，大冬天的也常常汗湿整套内衣。而且她脾气暴躁，常常莫名其妙摔东西、骂人，她女儿已经为她换了好几个小时工，可每个都是做上一两天就被折腾走了。

“还是有钱人好呀，这样的小毛病也找人照顾。我每天也出汗，晚上也失眠，还不是要干活养家，有钱人就是娇气。”张阿姨感慨道。

张阿姨和这家老人年纪一般，一个月前，江白果在医院里做看护的时候认识了她，两个人常常在一起聊天。有一次，张阿姨的孙子上吐下泻，折腾得很厉害，张阿姨没了心思，就把她的那个病人让给江白果看护。江白果一天看护两个人，收入很不错。当天晚上她抽了个空买了些水果去看张阿姨。张阿姨是海北本地人，没想到却住在一间很破烂的小房子里。刚进房间，就听见张阿姨在哭，她的老伴在旁边唉声叹气，原来她孙子刚吃了点东西又拉了。已经去了好几趟医院，花了上千元钱，孙子一点不见好，想着她在工厂因为火灾而送命的儿子儿媳妇，张阿

姨就害怕当初是她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去的，她怕这个孩子也这样去了。

江白果边安慰着张阿姨老两口，边查看孩子的病情。她先翻看了孩子的眼睛，又给他把了脉，就出门抓了一些中药熬了给他吃。第二天，张阿姨打电话告诉江白果她孙子好多了，也不拉肚子了。从那以后张阿姨就常常给江白果介绍活干。

“白果，你上次给我家老头子开的治胃疼的药，他喝了好多了。你有这样的技术真应该开个诊所，不用和我们这些没文化的人一样做苦力挣钱。”

江白果愣了一会儿神，没有说话。张阿姨看她没说话，想她定是有什么话不能说，也就没有再问。

“我给你带了些我自己做的咸菜，一会儿你带点回去，让你妹妹尝尝。”张阿姨连忙把话岔开了，带着江白果在雇主家就开始忙乎起来。

“这家人的女儿是开公司的，叫李夏，有个女儿在上幼儿园，星期五回来，星期六星期天在家，其他时间都在幼儿园。”

张阿姨边介绍东家的情况，边帮着江白果收拾房间。

过了一会儿，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进门了，是这家的主人，叫李夏。她上下打量了江白果，问了问她以前都干过什么之类的问题，江白果一一作了回答，再加上有张阿姨的帮腔，李夏对江白果很满意，就留下了她。张阿姨走后，江白果正式算工时了。她把房间里里外外都打扫了一遍就去厨房做饭，不一会儿就端出了色香味俱佳的饭菜，李夏和她妈妈吃得很满意。

联想到张阿姨说她也会经常出汗失眠，再想到李夏妈妈的脾气性格，江白果断定李夏的妈妈出汗、失眠肯定是更年期综合征，这个年纪的女人都容易得这种病，而且她又不经常活动，因此症状严重些，配一些中药应该很容易好的。

于是第二天江白果出去买菜的时候就买了些中药回来，煮了茶给李夏的妈妈喝，李夏的妈妈喝了很喜欢，说这个茶苦香苦香的，喝了心里很透亮，也不烦躁了，出汗的次数也少了。于是李夏也要了母亲的茶喝，没想到当天晚上睡得特别香，一个梦都没做。

江白果就算是在她们家待下来了，寒假过冬的房子算是有着落了，此后也许就能过上舒适没有惊恐的日子了。



李夏家没什么人，除了三个女人：李夏、她妈妈、她女儿，没见过男人来过，经常上门的是住在对门的李夏的大学同学刘海燕。刘海燕长得胖胖的，上门时经常带着她那个调皮的儿子。她是个全职太太，老公开公司很有钱，她的日子过得悠闲自在，所以就心宽体胖，但也无聊得很。

江白果心想，如果胖成那样，我倒宁愿穷点。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对这个胖女人有着莫名的敌意。幸好，刘海燕什么也没觉察出来，倒是个挺乐呵挺不拘小节的女人，知道江白果会煮中药茶，她来李夏家就更勤快了，她要了几服江白果配的中药茶，瘦了好几斤。

那天她没事又带着儿子过来玩，和李夏聊天时说到这个中药茶，突然说如果开这样一个茶吧，生意肯定会非常好。她的想法一提出，李夏也是非常赞同，于是她们出资，江白果出技术，合开了这家“下午茶吧”。

因为她们，江白果从一个小时工摇身变为茶吧三老板，并且很快在海北买下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生活像变戏法般，算是彻底把江白果从悲惨的深渊拽了出来，只是有时候她还会在睡梦里惊醒，梦里有无数黑影在追逐她，她跑呀跑呀，却找不到出路找不到躲避的地方。

每次从梦中醒来，江白果都会拍拍胸脯暗自庆幸只是个梦，现实生活里她已经活得很好了，有合理的身份，有好的收入，有住的地方，最重要的是有地方让她平复心情疗伤。

把一天的茶准备好，江白果给李夏打了电话。李夏不在家，是小保姆接的电话。

和李夏她们合开这个茶吧后，江白果就托张阿姨重新给李夏家找了个小时工，李夏的母亲在江白果的中药茶的调理下，身体好多了，心情也不错。经常邀江白果去家里吃饭，江白果有空也常常买了菜上她家做上一桌美味佳肴给大家解解馋。

这个时候，一定是少不了刘海燕的。她儿子和李夏的女儿一样在幼儿园全

托，只周末在家。于是她们三人常聚在一起。人家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只是这三个人在一起异常安静，除了刘海燕喜欢唠叨家里的一些琐事外，李夏和江白果从来不提自己的事。刘海燕有一段时间对江白果的过去比较感兴趣，试着问了几次，得到的都是含糊的回答，也就不好再探究下去。不过她知道李夏的很多故事，在江白果面前提过，比如李夏的丈夫是个官迷；比如李夏的丈夫为了做官不惜从北方举家迁往南方；比如李夏的丈夫在一次抗洪救灾中牺牲了；比如李夏的丈夫和她们是同学，当初在大学里她和李夏同时恋爱，那恋爱故事现在说起来还婉转动听。

李夏不在家，打她手机没人接，江白果只好给刘海燕打电话。茶吧里要进一些药材了，需要和她们商量。江白果还是不喜欢刘海燕，虽然当初开这个茶吧是她提出的，也是她提议让江白果以技术入股，简直可以说是她改变了江白果的命运，可江白果就是不喜欢她，说不上来的原因。她一看见刘海燕就会很紧张，觉得有一种被压迫的感觉。

江白果曾经戏说刘海燕胖得让自己有被欺负感。刘海燕大大咧咧地说：“我胖故我在，我要是像你那么小个子，我会觉得自己吃亏了，在这个世界上占有的空间太少，我胖点占得就多点。”她的论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李夏和江白果拿出来取笑她，其实她们心里都明白，刘海燕是不愿意胖的，否则她也不会一天不落地喝着江白果配的中药茶，只是她块头太大，减下了肉还剩一副扛着的骨头，反而显得比原来老。李夏说，刘海燕过去是她们系的系花呢，只是后来才成这样的。

一个女人有了稳定安全的婚姻竟然会因此变丑了，真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刘海燕接了江白果的电话就到茶吧来了，中午是茶吧生意最清淡的时候，不过店里的几张小沙发上还是坐了一些老顾客。这些人每天都要来的，而且经常找些借口与江白果攀谈，希望从她这里得到更多的关于中药保养的知识。年轻、羞涩又成熟性感的江白果是茶吧里的活招牌。

连刘海燕也觉得江白果神奇，年纪比她和李夏还大一岁，却比她们看上去还年轻，也许是没有结婚的原因，但是整个人的气质却是淡然的，只有经历了很多挫折后才可能拥有她那样的平静，犹如中药，从配制到煎熬的过程，由苦到甘到清香，江白果身上就有中药那份淡淡的清香，神秘又有吸引力。



江白果见刘海燕来了，就端了杯茶过来。茶是奶白色的，漂着白菊花，还有果肉隐约可见，装在小巧的玻璃茶具内，很诱人。

“这是什么东西呀？这么好看。”刘海燕最禁不住香甜的诱惑，连忙倒了杯茶出来，一股奶和水果的清香味混合成的甜涌入她的鼻子，送进嘴里，清爽滑口。

“太好喝了，是中药茶吗？怎么没有一点中药的味道？”刘海燕边问边又给自己倒了一杯。

“这个是果茶，用牛奶和白果熬制成的，这里面淡黄色的果肉就叫白果，也叫银杏果，我还在里面搁了雪梨，女人常喝不仅能美白，还能抗衰老，以前我外婆最喜欢喝这个，如果出太阳，她心情又好就会做来喝，只是挺费事的。”江白果轻声轻语地说着，眼睛看着窗外。

早上起来，她突然想到今天是外婆的忌日，于是找出这个方子，按外婆过去的做法，配制了这道果茶。

“白果？就是你的名字吧。你外婆常喝这个茶是不是看上去很年轻？对了，白果，我们这段时间就主推这个茶，味道特别好，特别适合女性喝。让我想想该定个什么价格比较好。”

江白果听到后想，刘海燕就是这样，什么都能联想到钱，也许这就是自己不喜欢她的原因吧，可是如果没有钱，自己那个冬天也许就熬不过去了。为了钱自己还曾出卖过灵魂，现在又何必为此而不喜欢别人呢？

江白果甩甩头不去想过去，和刘海燕专心讨论这道茶的名称和价格，又一起决定了明天要进的药材，然后两人才靠在沙发上休息了一会。这个时候店里的顾客渐渐多起来，基本上都是女人，其实店里也推出了男性喝的中药茶，只是没有哪个男人敢像女人那样明目张胆地喝祛斑、减肥、丰胸的茶，他们一般喝壮阳护肾的茶，而且都是由女人买了打包带回去。

李夏五点左右才到店里来，喝了白果奶茶也是连连称赞。

三个女人喝着茶享受着静静的时光。

“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过，银杏树是二百多万年前的植物。你们说说，它是怎样历经沧海桑田依然存活下来的？”刘海燕突然发出一阵感慨。

李夏和江白果对视了一下，笑了笑没有说话，她们知道刘海燕肯定又有什

么话要说了，确切地说是要感慨，如她胖胖的身体一般，她拥有丰满的感情和饱满的情绪。

“你们笑什么？李夏，你老公在江春的时候你去过那儿吗？”刘海燕问。

李夏摇了摇头。

“听说那里有很多千年银杏树，我没去过，不过常想象那个小城，肯定很美。我老公在那待到十几岁就离开了，可他常常说起那个小城，好像他的所有回忆只在那个小城。我真想去看看呀。”

生活有时候真的是很奇怪。刘海燕对江春是充满敌意的，潜意识里却又对那里充满憧憬，好像那地方有什么在吸引着她。

江春，江白果太知道了，她恨不得自己所有的回忆只有那里，那里的银杏树，那里的孙锦明。



江春城说是个小城也不小，人口有三十多万，说是个都市又太乡土，很少有人能说得清这是个镇还是个县还是个市，它就连在行政划分上都很模糊——县级市，实在不知道是县还是市。

不管是什么吧，这里的人都过得很好，小桥流水，民风淳朴。而且江春城在附近几个城市还是很有名气的，因为这里有一个祖传中医，不仅医术高明而且乐善好施，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来这寻医求药没有空手回去的。

江白果就生在这个家里，是江家唯一的传人。

江白果六岁开始记事，在她记忆里没有外公，她刚出生的时候外公就死了，听外婆说是被一口痰噎死的。

“他不喜欢你是女娃呀，你要是个男娃，你外公兴许现在还活着。”不过外婆对江白果还是很好的，只是母亲好像并不喜欢外婆，看外婆的表情总是淡淡的，好像看病人一般。

外公死后父亲就穿上了白褂，母亲是他的助手，虽然他们很少说话，但是